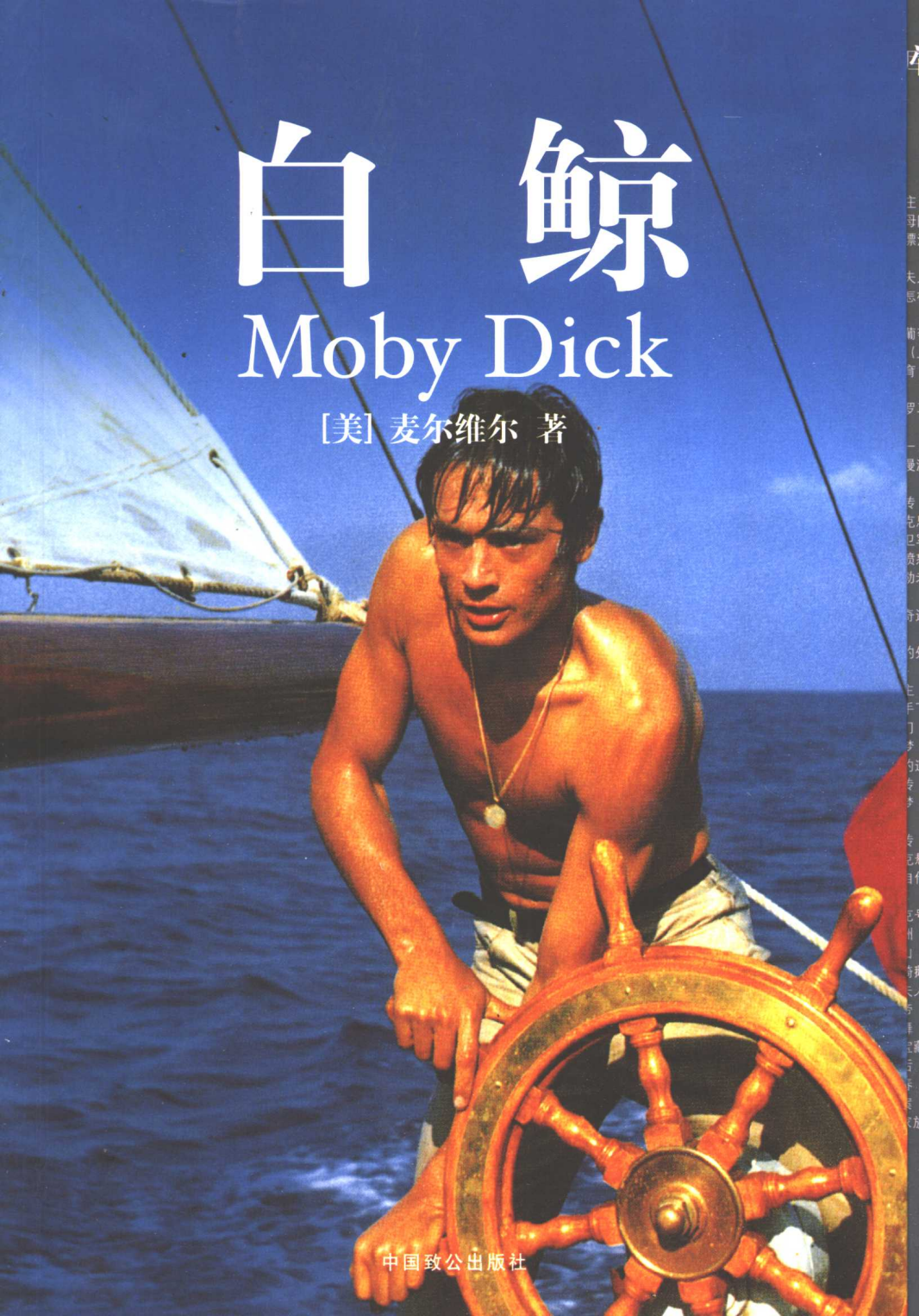


白 鲸

Moby Dick

[美] 麦尔维尔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白 鯨

Moby Dick

by Herman Melville



白鲸

[美] 麦尔维尔 著

容新芳 温荣耀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鲸/(美)麦尔维尔著;容新芳,温荣耀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1辑)

ISBN 7-80179-115-0

I. 白… II. ①麦…②容…③温…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293 号

白 鲸

译 者:容新芳 温荣耀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廊坊人民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52.625

字 数:6507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15-0/I·001

定价:413.00元(全二十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赫尔曼·麦尔维尔(一八一九~一八九一),是美国小说家、诗人,与霍桑齐名,是美国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八一九年八月一日生于纽约。父亲是一个专做进口生意的商人,家境富裕。母亲是信仰加尔文教派的荷兰移民的后裔。他十五岁离开学校,做过银行小职员、皮货店店员和教师。一八三九年在一条去英国利物浦的商船上充当服务员,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一八四一年他二十二岁时再度航海,在捕鲸船“阿古希耐”号上充当水手,航行于南太平洋一带。一八四二年七月离船,曾为南太平洋马克萨斯群岛有食人生番之称的泰皮族所俘虏。脱逃后于当年八月在一条澳大利亚商船上做水手,因违犯纪律,被囚在塔希提岛。他想尽办法越狱后在当地各岛漫游,所闻所见后来写进他的《欧穆》一书中。十一月,他到一艘捕鲸船上做投叉手。一八四三年八月又在—艘军舰上做水手,一八四四年十月在波士顿退伍。四年的海上生活结束之后,他开始了写作生涯。麦尔维尔最初的两本书《泰皮》(一八四六)和《欧穆》(一八四七),是他根据在泰皮和塔希提的见闻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的游记。出版商曾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肯接受;终于得以出版,也引起疑问。和他一起在泰皮人中间生活的同伴托比看到这部书,出来作证,怀疑才消除。

一八五一年麦尔维尔出版他最成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白鲸》,它包含了作者创作的各种特点,如《泰皮》和《欧穆》的现实主义,《玛地》的寓言色彩,《雷得本》和《白外衣》的象征主义等。

《白鲸》讲述的是捕鲸船“裴廓德”号船长亚哈一心要捕杀咬掉

自己一条腿的凶残聪明的白鲸莫比·迪克,在航行几乎全世界,经历辗转,终于与莫比·迪克遭遇的故事。经过三天追踪,最后用鱼叉击中白鲸,但船被白鲸撞破,亚哈被鱼叉上的绳子缠住,带入海中。全船落海,只有水手以实玛利(《圣经》中人名,意为被遗弃的人)一人得救。作者赋予白鲸的白色象征天真无邪和恐怖,以白鲸象征善和恶的混合,这即是人世的基本状况。亚哈想捕白鲸,从复仇发展成痛恨邪恶的偏执狂,最后走向对宇宙或对自然规律的挑战。他和全船人员同归于尽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这部小说以充实的思想内容、史诗般的规模和成熟、深思性质的文笔,成为杰出的作品。但在当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麦尔维尔晚年转而写诗。他于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去世。一生潦倒不得意,他的作品在当时大多也不受欢迎,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才引起注意,并逐渐获得了全世界读者的喜爱。

主要人物关系表

亚哈——“裴廓德号”捕鲸船船长

斯达巴克——“裴廓德号”捕鲸船大副

斯塔布——“裴廓德号”捕鲸船二副

弗拉斯克——“裴廓德号”捕鲸船三副

以实玛利——“裴廓德号”捕鲸船水手，小说的叙述者

魁魁格——“裴廓德号”黑人标枪手

以利亚——预言家，原“裴廓德号”水手

法勒——退休水手，原“裴廓德号”船长

比勒达——“裴廓德号”股东老板

目 录

第一章	若即若离的诱惑	(1)
第二章	毡制旅行包	(6)
第三章	大鲸客店	(10)
第四章	被单	(24)
第五章	早餐	(28)
第六章	街道	(30)
第七章	小教堂	(32)
第八章	讲坛	(35)
第九章	讲道	(37)
第十章	知心朋友	(46)
第十一章	睡衣	(50)
第十二章	传记	(52)
第十三章	独轮车	(54)
第十四章	南塔开特	(58)
第十五章	杂烩	(60)
第十六章	船	(63)
第十七章	斋戒	(77)
第十八章	他的画押	(83)
第十九章	预言家	(86)
第二十章	全体出动	(90)
第二十一章	上船	(92)
第二十二章	快乐的圣诞节	(95)
第二十三章	临风之岸	(100)

第二十四章	辩护者	(101)
第二十五章	附言	(105)
第二十六章	骑士与随从	(106)
第二十七章	骑士与随从	(109)
第二十八章	亚哈	(113)
第二十九章	亚哈上,斯塔布随后上	(117)
第三十章	烟斗	(120)
第三十一章	玛布仙后	(121)
第三十二章	鲸类学	(123)
第三十三章	斯培克辛德	(135)
第三十四章	船长室的餐桌	(137)
第三十五章	桅顶瞭望者	(143)
第三十六章	后甲板	(149)
第三十七章	日落	(157)
第三十八章	黄昏	(158)
第三十九章	初夜班	(160)
第四十章	午夜,船头楼	(161)
第四十一章	莫比·迪克	(172)
第四十二章	白鲸的白色	(181)
第四十三章	听!	(189)
第四十四章	海图	(191)
第四十五章	宣誓书	(195)
第四十六章	臆测	(203)
第四十七章	编缆人	(205)
第四十八章	第一次放下小艇	(208)
第四十九章	残酷的人	(218)
第五十章	亚哈的小艇和艇员——费达拉	(220)
第五十一章	神灵的喷水	(222)
第五十二章	“信天翁号”	(226)

第五十三章	互访·····	(228)
第五十四章	“大鲸出来了号”的故事·····	(232)
第五十五章	关于鲸的怪异的画像·····	(252)
第五十六章	错误较少的大鲸画像和捕鲸写生·····	(257)
第五十七章	画里的、牙雕的、木刻的、铁板的、石头的、山里的、 星际里的大鲸·····	(260)
第五十八章	鲸食·····	(263)
第五十九章	大乌贼鱼·····	(265)
第六十章	捕鲸索与人生索链·····	(268)
第六十一章	斯塔布初试锋芒·····	(272)
第六十二章	勇敢的投枪手·····	(277)
第六十三章	叉柱与标枪·····	(278)
第六十四章	斯塔布的晚餐·····	(279)
第六十五章	美味佳肴·····	(287)
第六十六章	屠杀鲨鱼·····	(289)
第六十七章	割油的艰辛·····	(291)
第六十八章	神秘的鲸毯·····	(293)
第六十九章	海上葬礼·····	(296)
第七十章	狮身人面怪·····	(297)
第七十一章	不祥的预言·····	(300)
第七十二章	猴索上的义与情·····	(305)
第七十三章	杀鲸后的谈天说地·····	(310)
第七十四章	明察抹香鲸头·····	(315)
第七十五章	露脊鲸头便览·····	(319)
第七十六章	攻城槌似的大脸·····	(322)
第七十七章	海德堡大桶·····	(325)
第七十八章	绝处逢生·····	(326)
第七十九章	大草原·····	(330)
第八十章	奇妙的脑袋·····	(333)

第八十一章	“裴廓德号”遇上“处女号”	(335)
第八十二章	捕鲸业的荣耀	(347)
第八十三章	约拿的真伪	(350)
第八十四章	投枪敲响饮酒歌	(352)
第八十五章	喷泉的自然奇观	(354)
第八十六章	威武壮丽的尾巴	(359)
第八十七章	海峡历险记	(363)
第八十八章	学校和校长	(375)
第八十九章	有主鲸与无主鲸	(378)
第九十章	至高无上的王权	(382)
第九十一章	智取龙涎香	(385)
第九十二章	美与丑,香与臭	(392)
第九十三章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394)
第九十四章	捕鲸业的美差	(399)
第九十五章	黑色大法衣	(402)
第九十六章	炼油间的鬼影	(403)
第九十七章	黑暗中的灯光	(408)
第九十八章	装舱与清扫	(409)
第九十九章	达布隆金币	(412)
第一百章	残臂与断腿	(418)
第一百〇一章	冒险中的享受	(425)
第一百〇二章	阿萨息斯的鲸骷髅	(430)
第一百〇三章	鲸骷髅的尺寸	(434)
第一百〇四章	鲸化石	(437)
第一百〇五章	鲸会缩小吗?会消亡吗?	(441)
第一百〇六章	亚哈的残腿	(445)
第一百〇七章	万能而机械的木匠	(447)
第一百〇八章	亚哈与木匠	(450)
第一百〇九章	亚哈和斯达巴克之争	(454)

第一百一十章	魁魁格死里逃生	(456)
第一百一十一章	太平洋	(462)
第一百一十二章	铁匠的悲惨遭遇	(463)
第一百一十三章	熔炉	(466)
第一百一十四章	大海之歌	(469)
第一百一十五章	故乡之情	(471)
第一百一十六章	对大鲸的挽歌	(474)
第一百一十七章	夜间守鲸	(475)
第一百一十八章	怒砸象限仪	(477)
第一百一十九章	力挽狂澜	(479)
第一百二十章	甲板夜话	(487)
第一百二十一章	船头楼之夜	(487)
第一百二十二章	雷电交加的午夜	(489)
第一百二十三章	滑膛枪——瞻前虑后	(489)
第一百二十四章	拨乱反正	(493)
第一百二十五章	测程仪和测量绳	(496)
第一百二十六章	救生圈	(499)
第一百二十七章	棺材救生圈	(503)
第一百二十八章	悲惨的请求与冷酷的拒绝	(506)
第一百二十九章	船长室的疯话	(510)
第一百三十章	帽子被劫	(511)
第一百三十一章	厄运当头	(516)
第一百三十二章	命运交响乐	(517)
第一百三十三章	追击的第一天——仇敌相见	(522)
第一百三十四章	追击的第二天——再战白鲸	(532)
第一百三十五章	追击的第三天——同归于尽	(542)
尾声		(555)
附录		(556)

第一章 若即若离的诱惑

管我叫以实玛利吧。数年前——也别管它究竟是多少年——我的钱袋里只有一点点钱,或者说是没有钱,岸上呢,也没有什么使我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我想我还是出去航行一番,去认识一下这个世界的水上部分。这就是我用来驱除肝火、调节血液循环的办法。每当我发现我的面部变得扭曲;每当我我的心情像十一月的天气那样沉闷和困惑不解;每当我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止步于棺材店门前,每逢葬礼便尾随而去;尤其是每当我的忧郁症占据了上风,需要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准则来规范我的行为,以免我跑到街上,故意把人们的帽子一顶顶地掀掉——我认为,这便是我尽快出海的时候了。这是我的手枪和子弹的替代品。当年伽图就是一边吟诵哲文,一边拔剑自刎的;我呢,却静静地上了一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令人惊奇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人,只要了解其中的奥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和在某个时候,对大海抱有和我相似的感情。

喏,这就是曼哈托斯岛城。码头众多,排列四周,宛如珊瑚礁环绕的西印度群岛;商业浪潮汹涌,将其团团围住。左右两条的街道把你引向水边。曼哈托斯最远的商业区在炮台。几个小时前那儿还是远离陆地,现在,你见到的景色却是,微风拂面,凉爽宜人,风浪拍打着那宏伟的防波堤。

不妨在一个轻松的休息日下午,去城里兜上一圈。从科利亚斯·胡克出发到科恩蒂斯·斯利普,再从那儿经过怀特豪尔向北。你看到些什么呢?——那城镇的周围像布满了无声的哨兵一般,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那里,望着大海出神。有的靠着木桩;有的坐在凸式码头的尽头;有的望着中国船的舷墙;有的爬上高高的索具,仿佛要把整个海景尽收眼底。但是,这些都是陆地人,他们周日都

被禁锢在木架泥糊的屋子里——拴在柜台边，钉在木凳上，扎在写字台上。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翠绿的田野消失了吗？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瞧啊！又有一群人来喽，他们径直奔向海边，似乎要去跳水似的。怪事！没有任何东西可使他们满意，只有陆地的尽头才称他们的心。在仓库那边的庇荫处闲逛一番也不够味。不够的。只要不掉进海里，他们是一定要尽可能贴近大海的。他们站在那里——连绵几英里，连绵十几英里都是。所有这些内地人，他们来自大街小巷，东西南北。然而，他们却汇集于大海的岸边。请告诉我，是不是所有那些船的罗盘的磁力把他们吸引到这儿的？

再说呀，比如你身处乡下，生活在湖泊密布的高原。那么，随便你走哪条路，十有九条会把你引向溪谷，而后把你引到溪流的深潭边。这里可真有一种魔力。不妨找个最为心不在焉的人，让他醉于沉思之中——这个人站起来，迈动双脚，他会准确无误地把你引向水边，如果那一带有水的话。假如你身处美洲大漠，并感到口干舌燥，而且你的商队里又恰巧有个形而上学的教授，请做一做这个实验。这儿不会有错的，就像大家都熟悉的那样，沉思和水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里有位画家，他想为你画一幅萨科河谷中最令人心宁神静，绿树掩映，幽静迷人的田园风景。在这幅画中他会把什么内容当作其主要成分呢？那边画的是树林，株株树身却是空的，仿佛那里面有位隐士和耶稣受难像；这儿睡着他的草地，那儿睡着他的牛群；那边的小屋升起了带有睡意的炊烟。一条迷津小径，弯弯曲曲地进入远处的树林，向着那沐浴在绿色中的重峦叠嶂延伸而去。可是，尽管这幅画面美如仙境，尽管这株松树把它的声声叹息像落叶似的撒在牧羊人的头上，然而，除非那牧羊人的眼睛注视着面前的那条富有魔力的溪流，否则，这一切均为枉然。六月里，请光顾一下大草原吧。在没膝的卷丹草中艰难跋涉几十英里——这里缺少哪种有诱惑力的东西呢？——水——你不会找到一滴水。如

果尼亚加拉只是一帘黄沙瀑布,你会不远千里,前去欣赏它吗?田纳西州的那个穷诗人,在突然得到两大把银子时,为什么会有此念头:究竟是买一件他急需的大衣,还是把钱花在去洛克韦海滩的远足上?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身强体壮的小伙子有时发疯似地闹着出海呢?为什么你初次登船旅行,第一次听人说你和你的船已经望不到陆地了,你心中会感到一种神秘的震颤呢?为什么古波斯人把大海奉为神圣?为什么希腊人赋予海独立的神性,并把他视为约瑟的亲兄弟呢?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还有那那西萨斯的故事,其意义就更为深刻了。他因抓不到水中那折磨人但又柔美的影子而跳进水中被淹死了。那个影像也正是我们自己在江河海洋里所看到的影像。它是那抓不住的生命中的幻影;这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所在。

我说,每当我的眼睛变得朦胧,肺部开始敏感的时候,我就有到海上去的习惯。我并不想让人得出我是以船客的身份到海上去的结论。因为去做船客,就得有钱袋,可那钱袋也只不过是一块破布而已,除非钱袋里有钱。还有,船客还会晕船——变得爱吵爱闹——夜里不睡觉——一般说来,这不会有什么乐趣可言——不,我从来没有到海上去做过船客,也从来没有做过船队总指挥、船长或厨师,虽然我还可说是一位老水手。我宁愿把这些职司拱手让给那些喜欢荣耀,喜欢殊荣的人。就我而言,我讨厌各种各样的、尊贵的、叫人敬重的劳动、考验和折磨。我能够照顾好自己就够我受的了,更管不了什么大船、三桅船、两桅方帆船、纵帆式小桅船等等。至于做厨师——我承认做厨师相当光荣,而且在船上,厨师也算得上是个头目——可是,不知怎的,我从来没有烤鸡的雅兴——鸡一旦烤好,黄油涂得很有见地,盐和胡椒也加得恰到好处,那我会比任何人都更加起劲地称赞它,虽不至于五体投地,也可说是心悦诚服的。古埃及人当初就是由于对烤朱鹭烧河马有种崇拜偶像似的偏爱,所以到今天你还能在那些金字塔中,也就是他们那些巨大的烧烤房里看见这些动物的木乃伊。

不,我到海上去,总是当一名普通的水手,站在船桅前,钻进前甲板的船头楼,爬上更上桅的桅顶。不错,他们还会把我呼来唤去,叫我从一根圆木跳到另一根圆木,就像五月里草地上的蚱蜢一样。最初,这种事情确实不太令人愉快。它触动一个人的自尊,尤其是,如果你出身陆地上的名门望族,比如什么凡·伦塞勒家族,伦道夫家族,哈狄卡纽特家族等。还不止这些,如果你的手伸入柏油罐子之前,你一直在指手画脚,逞一位小学校长的威风,甚至让个子最高的男孩子也畏惧地站在你面前,那你就更没面子了。我向你保证,从小学校长到水手这一过程是痛苦的。需要具有赛内加和那些苦行学派的坚强道行,才能使你做到含笑而忍。不过,就是这一点也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消失。

如果某位大块头的船长命令我去拿把扫帚打扫甲板,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意思是,要是把这件事拿到《新约》的天平上称一称的话,这种羞辱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你认为,因为我迅速而尊敬地服从了那大块头船长的命令,迦百列天使长会瞧不起我吗?谁又不是奴隶?请告诉我。唔,那么,不管船长们如何使唤我——不管他们怎么对我拳打脚踢,如果我清楚这算不了什么,其他人也这样或那样被奴役着——也就是说,从形而下或形而上的观点来看,每个人都是受奴役的——我便感到心满意足了。因此,重重的击打在我们中间轮过一番之后,大家应该相互按摩一下对方的肩胛骨,感到心安理得。

再说,我之所以出海做水手,是因为他们总是付钱给我以酬劳我的辛苦,可我从就没听说过他们付给船客一个子儿。相反,船客必须自己付钱。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付钱给别人和别人付钱给你是截然不同的。付钱给别人这种行为也许就是那两个偷果园的贼带给我们的令人不舒服的苦痛。但是,考虑到我们都诚挚地相信钱是尘世间一切罪恶的根源,有钱的人是绝对不能进入天堂的,一个人接受钱时的那种温文尔雅的举止倒是妙不可言的。啊!我们是多么高兴地把自已沦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呀!

最后,我之所以总是出海做水手,是因为那有益于健康的操劳和船头楼甲板上的纯净空气。由于这个世界上顶风要比顺风来得多(那就是说,如果你永远不违背毕达哥拉斯的格言),因此,在极大程度上,后甲板的总指挥呼吸的只是船头楼的水手呼吸过的空气。然而,他却以为他先呼吸到新鲜空气。可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多别的事情上,老百姓也是这样领导他们的领袖的,而那些领袖却对此毫无察觉。可是,我以前出海一直是做商船水手,现在我怎么会异想天开,要去做一次捕鲸的航行呢?司命运之神那位隐形警官一直在监视着我,秘密跟踪着我,还难以解释地左右着我。他对这一点会作出比别人更好的解释。而且,毫无疑问,我这次捕鲸之行是上天很久以前就已经拟定好伟大的节目单的一部分。它是穿插在两个大型节目中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和独唱,想来节目单上的这个部分肯定是这样写的:

美国总统大选

以实玛利的捕鲸之行

阿富汗血战记

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为什么那些舞台经理、司命运之神,派我担任捕鲸航行中这一寒酸的角色,而别人却被派去扮演崇高悲剧中的华贵角色,扮演附庸风雅的喜剧中的轻松角色,扮演讽刺剧里的丑角——虽然我不能确切地说出为什么,然而,回想起这种种情形,我对那些以各种伪装狡黠地呈现在我面前的目的和动机也略有端倪。这种目的和动机除了哄骗我去幻想这是我自己的独立、公正的意志和敏锐的判断的抉择,还诱使我开始扮演起我所扮演的角色。

这些动机之首是有关那条大鲸本身的压倒一切的想法。就是这样一个预兆不祥而又神秘可怕的怪物激起了我所有的猎奇心。还有那任大鲸随意滚动它那岛屿般躯体的遥远而荒蛮的大海,与